

首页

党建专栏

本所概况

科研工作

学术资讯

学者风采

语文天地

语言学系

您现在的位置: 今日语言学 → 语文天地 → 审音专题

“荨”的审音理据平议

作者: 钟英华 张洪明 来源: 今日语言学 时间: 2019-02-20

【编者按】

近日有文章对审音工作提出意见,但是文中提到的读音改动问题,多数与本次审音工作无关。有的是语音规范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读音,其中一些字在古诗文中的民间变读,并未进入过规范读音和规范型词典;有的是上一次审音(1985年)调整的读音,已成为语文规范三十多年。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本次审音的情况并解答古诗文读音等相关问题,我们再次为大家推送由审音课题组成员撰写的系列文章。

“荨麻”之“荨”的现代审音史一波三折。1957年至1962年,三审其音,最终定为qián,附注“也作蕪麻”,并特别说明“荨不取xún音”。不过,到了1985年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》,则又改为qián和xún两读,并注明“荨麻”之“荨”读qián,文读音;“荨麻疹”之“荨”读xún,白读音。

在检讨“荨”音审定为何如此折腾之前,先择要小结晚近一百年出版的汉语工具书标注情况:

- (1) 只有阳平tán一读(如1919年《国音字典》和1936年《辞海》);
- (2) 只有阳平xún一读(如《国语辞典》和《华语大辞典》);
- (3) 阳平tán和阳平xún两读(如《红皮新式中华字典》、1949年《国音字典》《重编国语辞典》《故训汇纂》);
- (4) 只有阳平qián一读(如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、1962年《新华字典》《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》《中华新字典》、1978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;
- (5) 阳平tán和阳平qián两读,但qián专用于“荨麻、荨麻疹”(如1979年《辞海》、1979年《新华字典》);
- (6) 阳平qián和阳平xún两读,但qián用于“荨麻”,xún用于“荨麻疹”(如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、2005年和2012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。

可见,民国后“荨”有三音(tán、xún、qián),但追根溯源,先秦至宋,只有一读。《说文·艹部》录“荨”:菴藩也,从艹,尋声,上古属侵部;徐铉据《广韵》注音“徒含切”,中古平声覃韵定母。即便到了金代韩孝彦、韩道昭编著的《四声篇海》,也依然只记载了“徒含切”一读,折合成今音,读tán。xún音理据来自“荨”的声符“寻”,《说文》字项条目有“荨”无“寻”,但释义和注音有“寻”。《说文·寸部》似有“尋”之异体“𠄎”,其义之一是“度,人之两臂为寻,八尺也。”“寻”也只是一读,徐铉依《广韵》注音“徐林切”;上古为侵部,中古平声侵韵邪母,这应是今音xún之来源(语音折合应为xín,但普通话音系格局中xín音罕见,舍寡求众,xún胜出)。“荨”读qián音于古无征,早期工具书只收tán或xún,不收qián。“qián麻”之qián本字为“蕪”,而

非“荨”。《说文》有“荨”无“藜”，《广韵》两字都有，但分属两韵。《说文》虽无“藜”，但从艹，藜声，上古为谈部字；“藜”字《广韵》只有一读，徐盐切，盐韵邪母，义为山菜。《说文·炎部》有“藜”，会意字，从炎，从热省，义为于汤中燻肉；《广韵》也只有一读，跟“藜”同音（徐盐切，盐韵邪母）。在后出《集韵》，“藜”有了第二读，“徐心切”，侵韵邪母。审定“荨”音为qián的理据之一是以为“荨”和“藜”同音。其实，从上古到中古，“荨”和“藜”都是异形、异音、异义。据《说文》和《尔雅》，“荨”义为“苳藩也”，一种药草，即蛄母（也叫知母），用于清热泻火，滋阴润燥。至于“藜”，初义“山菜”，或曰山韭（《类篇》有“五原之韭曰藜”），后衍生出“恶草”义。宋代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：“川峡间有一种恶草，罗生于野，土人呼为藜麻，其枝叶拂人肌肉，即成疮痍，浸淫渍烂，久不能愈。”“藜”有恶草义最迟不晚于唐。白居易《送客南迁》：“我说南中事，君应不愿听。……飓风千里黑，藜草四时青。……”对白居易的南中生活而言，遍地见“藜草”，是一“困苦”之事。又杜甫有《除草》诗：“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修。其毒甚蜂虿，其多弥道周。……”清代所编《全唐诗》于该诗下有注：“去藜草也。藜音潜，一云即燻麻。一云山韭，非。大约是恶草。”宋代鲁訔编次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，蔡梦弼注：“藜音潜，又徐炎切，山韭也。”“藜”先后有两义，一是“藜菜”（或曰“山韭”），一为“藜草”。蔡梦弼注杜诗为“山韭”，非也。燻麻和山韭是两种不同植物，山韭又叫藜菜，宋代嘉佑年间掌禹锡等所撰《补注神农本草》：“《尔雅》云，藜，山韭。释曰，《说文》云，‘菜名，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山中生者名藜。’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‘藜，肾之菜也，肾病宜食之。诸家《本草》不载，而孙思邈《千金方》收之，他书藜字多讹作藜字，藜乃豆叶也。’藜之功能益肾补虚，治阴虚内热。至于藜麻（或曰“藜草”，又作“燻麻”），用杜甫言，则“其毒甚蜂虿”，药效是治“风肿”。山韭产于寒地，西南温润地带鲜有。“藜麻”产地则在西南和西北一带。蔡梦弼为南宋闽人，未必清楚这些，故有此误。

综上所述，“荨”（知母草）、“藜菜”（山韭）、“藜麻”（藜草）是三种不同植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唐宋时“藜”虽已衍生出恶草义，且有把“藜麻”写成“燻麻”的，但却没有写成“荨麻”的。宋人宋祁《益部方物略记》：“右燻麻，自剑以南处处有之，或触其叶，如蜂螫人，以溺濯之即解。茎有刺，叶似花。叶或青或紫，善治风肿。按杜诗，当作藜。”“燻”跟“藜”古音相同，但跟“荨”却既不同音，也不同义。“藜”折合成今音，应是xián，“藜麻”为川黔特产，宋代始西南官话从母和邪母就已相混，“?”读成舌面塞擦音，折合至普通话，“xián麻”变成了“qián麻”。至明末，民间已随意用字，“藜麻”写成了“荨麻”，张自烈《正字通》：“藜麻，即荨麻。”“藜”跟“燻”同音，但跟“荨”并不同音。之所以写成“荨麻”，是因“藜”为冷僻难写之字，于是就假借或自创一形声字“荨”（音和义来自“藜”，形用“荨”），结果却跟已有古字表知母药草的“荨”（音tán）相撞。其实，明杨慎《升庵诗话·卷十三》已有辨正：“杜工部有《除藜草诗》：‘草有害于人。’藜音燻，蜀名藜麻。或作荨，非。”四川是藜麻主要产地之一，杨慎是川人，其言可信。这种源自西南地区的用法，后蔓延至各地，但因形已用“荨”，民间不识之字念半边的传统习惯，采纳了“荨”的音变规则，结果京城等广大地区xún音胜出。2011年成立的普通话审音研究课题组重新审读“荨”音，石锋领导的南开大学团队受课题组委托，在京实地调查。据502份有效问卷调查，只有23.34%的北京人把“荨麻”之“荨”读成qián，而76.66%的人都读成xún。至于“荨麻疹”之“荨”，则高达93.75%的人读xún，仅有6.25%读qián。另外，调查显示，并不存在明确的“文读音”与“口语音”之别，要么读qián，要么读xún（以xún为主）。方言中的qián音，应来自“藜”，人们把“荨”误以为是“藜”。“荨”本身并无qián一读。因此，根据共时从众原则，应以xún为主。

至于“荨麻疹”，其来历跟“藜麻”有关，因能引起皮肤不适，又能治疗风疹。写成“荨”是用字错误，读成qián是语音折合错误。根据得名由来，应是“藜麻疹”；《广韵》“藜”折合成普通话，为xián。普通话的xián和qián在西南官话里不分，都念qián，但若还原到普通话，应读xián。

因此，基于历时资料证据和共时从众标准的综合考量，“荨”音应重新审定xún。希望这个结果能够从此结束“荨麻”之“荨”一波三折的审音史。

原文刊于《中国语文》2016年第5期

友情链接

[中国语言学会](#)

[中国社会科学网语言学频道](#)

[中国社会科学院](#)

[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](#)

[中国社会科学网](#)

[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](#)

Mail: lingcass@yeah.net



扫一扫二维码或搜索"今日语言学"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

